

去鄰避化、素樸的自由主義與中產階級的 「表演式書寫」——以「7·23」動車事故為例^{*}

吳暢暢^{**}

投稿日期：101 年 3 月 30 日；通過日期：101 年 5 月 6 日。

^{*} 本文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青年課題《關於深入開展網絡引導文明行動問題研究》的階段成果之一（10CXW01），以及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2009 年青年項目《中國的大眾傳媒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分析》的階段成果之一（2009JG001-EXW466）。本文初稿完成後，承蒙呂新雨、趙月枝、馮建三、孫瑋、羅崗等諸位教授批評指教，在此謹致衷心感謝！

^{**} 作者吳暢暢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現代傳媒研究中心，職稱：助理研究員（講師），e-mail: wuchangchangpkk@gmail.com。

《摘要》

本文從微博文本出發，分析在「7·23」動車事故發生後，中產階級如何擺脫往常的政治「鄰避」立場，從而透過微博質疑政府的全過程及其背後動因。文章認為，律師、媒體記者與知識分子以「有機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成功地引領已淪為中下層的中產階級，透過微博幫助建構、型塑中國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主體性，不過，所謂的「階級意識」最終淪為被抽象、無意義的民主化原則盲目捕獲的普世主義「智識」，並遮蔽、阻礙了他們討論、推動中國國有體制或地方吏治（或民主化）改革的具體進程的可能性，這使得中產階級在微博上的首次集體「表演」猶如曇花一現，短暫燦爛。

關鍵字：中產階級、自由主義、動車事故、微博

壹、前言

2011 年 7 月 23 日晚發生了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事故後的十天內，「觸發了數百萬條微博消息」（Wines & LaFraniere, 2011.7.28），並成為「提供事故準確細節的一支推動力量」，或「尋找失蹤的遇難者的平臺」（Jiao, 2011.7.27）。根據中國傳媒大學網絡輿情（口碑）研究所（簡稱 IRI）分析監測數據顯示，「截止 2011 年 7 月 28 日 10 時，以『溫州動車追尾』為關鍵詞的微博有 9,616,248 條」（admin, 2011）。甚至有學者稱，此次事故是「中國社會輿論的轉折點」（劉松蘿，2011）。境內境外媒體、知識分子或國內輿情機構以及專家，甚至中宣部對此次從微博擴散開去的社會輿論頗為關注，他們從不同角度分析此次輿情爆發的特點、原因與走向，不過，鮮有觸及一個根本性問題¹——輿論的主體是誰？這一主體的型構是否與之前的錢雲會事件、郭美美風波相似？如為數不多的文章指出，中產階級此次透過微博集體發聲、火力十足，可在階層意識尚未形成一致的情形下，推動中產階級採取一致「言語—行動」（speech-act）的核心機制是什麼？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錢雲會事件、郭美美風波還是「7·23」動車事故，輿論批評的矛頭清一色指向地方／基層政府或國有部門／體制，先入為主地站在與國家／政府對立的局面，這一點恰恰構成眾多學者判斷網民趨向於公民、網絡促成公民社會的前提——微博作為新的社會公共或突發性事件的重要載體；此外，微博為基於網絡的公共辯論或相關行動的爆發，提供了「激進化策略」的可能，並成為持續發酵的政治激進主義的溫床。

貳、微博與作為中產階級網絡動員轉折點的「7·23」 動車事故

2009 年 7 月以來，中國大陸的網民無法訪問 Twitter，同年 8 月新浪網推出「新浪微博」內測版，它一開始只是模擬 Twitter 社交網站，僅僅限於人際溝通、交友或電子日記等功能。2011 年初相繼在中東、北非地區爆發的社會革命「從發博和 Twitter 開始，並通過網絡直播、Facebook 與手機達到高潮」（Farmanfarmaian, 2011.2.14），在不少西方媒體看來，Twitter 與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公民起義的有力武器，民主革命傳播的因素之一（Moore, 2011.6.30）。這一現象早已被活躍在「牆外」、強調「維權」意識的 Twitter 中文圈成員注意，² 2011 年，他們大規模進駐新浪微博，化身為翻版「推特階級先鋒隊員」，將原本「虛榮無用的」（Hounshell, 2011.6.20）微博轉變成對抗當前中國政治威權主義體制的獨有平臺，並使新浪微博成為當前中國現實社會中行動主義的首選形式；相較於其他三家門戶網站的微博，新浪微博發佈的內容以及用戶被／政治化的程度，充分弱化了它的娛樂性與瑣碎化的日常生活的「通告」功能。

上述提及的「推特階級」遠非西方媒體描述中的「無產階級」（Twitter proletariat），而是由律師、媒體記者與知識分子組成的城市中產階級，他們多為政治異見人士，秉持技術專家治國論，利用網絡對抗國家政治壟斷以及受其控制的大眾媒體，試圖將微博轉變成全球第四波民主浪潮與在地化行動相互對接的連接點，這不僅是筆者所聲稱的「『新浪』微博的推特化」，並且，它構成筆者思考「7·23」動車事故中微博輿情主體的基本出發點。

筆者的觀察始於 2011 年 7 月 24 日～8 月 2 日，共十天，新浪微博開闢「溫州動車追尾事故」專題，³ 及時更新相關評論。十天內，筆者每天集中 3 個時段搜集微博文本：8:00～10:00、15:00～17:00 和 22:00～24:00，每個時段摘取前 10 頁的評論，⁴ 每頁大約 20 條，總共得到 7,128 條微博。如何確定微博用戶身份？如何判定或推測搜集到的七千多條微博的作者階層、社會地位等背景？微博上加 V 的名人不在少數；若未以真名註冊的用戶，他／她的個人資料可以提供職業、社會身份等信息；對於大量匿名的微博用戶，只能進入他／她的微博中，翻查過往的微博內容（微博、圖片、音樂、粉絲與關注的人等），以此大致判定他們的職業、社會財富佔有的多寡或社會地位，以及文化趣味等，不過，這一分析存在極大的偶然性與不確定性。⁵

在統計了微博作者的階層或社會地位後，剔除掉學生的微博，可以確定中產階級身份的微博共有 3,477 條。3,477 條微博包括：第一，實名的（或已知身份的）律師、媒體記者與知識分子，他們成為微博言論的主導力量，所謂「主導」是指他們的原創微博競相被轉發或評論，「在第一時間就彙聚成社會關注焦點」，並「形成同類事故前所未有的強大輿論壓力」（福克西皮，2011）；第二，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專業技術人員（城市白領階層）、企業經理與政府工作人員等成為轉帖與評論的主力，之前提及的原創微博若缺少他們趨之若鶩地推動，恐怕難以形成廣泛的影響力。

這兩類成員構成「7·23」微博事件的中產階級主體，作為正在形成中的階級，不僅他們的屬性或社會功能保持一種代際上的差異，並成為「現代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李春玲，2011a, 2011b），他們與網絡等新媒體之間的「共生」關係也應成為分析中國中產階級從自在向自為階級轉換的可能性的基本前提——他們的政治意識與價值取向透過網絡，

逐漸滲透進公共生活。例如 2007 年「廈門 PX 事件」，可被視為中國中產階級借由新媒體（手機與網絡聊天工具）在公共空間的第一次集體亮相。

「7·23」動車事故之前，中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與立場可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政治後衛、消費前衛（周曉虹，2002, 2005a, 2005b, 2006, 2010）；第二，社會的「穩定器」或「緩衝器」，代表一種溫和保守的意識形態（李強，2004, 2010；孫立平，2009, 2010）；第三，與國家或地方政府的合謀、收編關係（Goodman, 1999; Pearson, 1997）；第四，中產階級內心充滿焦慮或惶惑，無法成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條件（王建平，2007；秦暉，2009）。正如米爾斯（Mills, 1951／楊曉東譯，1997，頁 394）指出，中產階級「不可能成為政治上的中產階級。正因為他們既不團結也無機會，他們不可能成為政治性很強的獨立的集團或是形成獨立的黨」，或言之，「在現代社會只能以利益群體和社會問題集團的面目出現，與不同的群體力量暫時聯合」（沈瑞英，2010），「鄰避行動」正是這種暫時聯合的結果之一，所謂「鄰避」（Not in My Backyard, NIMBY），是指城市居民反對建造對生活社區產生負面影響的設施、項目或建築（何豔玲，2009）。鄰避行動的議題大多局限在社區環境、公共衛生，由此凸顯的公民社會／權利的框架，無非是阿倫特（Arendt, 1998／竺乾威譯，1999，頁 111-115）意義上的「消費主義文化」的承擔者應激式、本位主義的、補充性的訴求，表面上採取一種一致性的階級行動，不過，他們的階級意識相對於他們所處的社會結構遠遠滯後，並且在市場化媒體的帶動下，完全割裂了與社會底層之間的關聯——從經濟與心理維度對社會底層自我賦權行動及其尋求新的社會秩序的目標的選擇性反感與間歇性排斥，⁶ 從而在被統治階級內部形成相互牽制、抵消的權力關係。

如果說廈門 PX 事件與上海居民反磁懸浮列車事件的兩起事件只是局部性、自我排他式的、溫和的公民「鄰避情結」的表徵，那麼進入微博時代，「網絡增強型」的鄰避行動是否實現「去鄰避化」，階級經驗能否透過微博言語轉變成相互支持、彼此聯合的身份認同？在筆者梳理這 3,477 位用戶的微博內容時，發現大部分中產階級將微博轉變成個人展示與社會交往的平臺，他們原創或轉發的內容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生活器物的選擇、旅行或家庭成員的照片、星座與明星、以及購物打折或消費信息，這與既有的研究如出一轍，它顯露並維持一種拜物主義、「享樂主義與自我放縱的可能」（Ehrenreich, 1990, p. 14-15），以及中國中產階級對政治正確性的自我規制意識，「就整個社會而言，中產階級無疑是壓力最大的群體」，存在一種「內心焦慮」（王建平，2007），這種維繫（既有利益）性的焦慮正是韋伯倫意義上的炫耀式消費在該階層中被無限放大的結果；第二，類似現代成功學的格言警句的人生哲言被大量轉發，顯示出「中國的中產階級高度受益於改革政策，因此，這一社會範疇構成一種理想的社會階層」（羅卡，2008），所謂「理想」，即作為既得利益者，在日常生活中對微博的使用除了一些基本的人生感悟之外，對經濟改革的「利益被剝奪者」的集體行動，只是純粹的轉發，不附加任何評論，或者一個簡單的表情（憤怒、默哀等），可見，他們將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政治與經濟不安全感「小心翼翼」地透過不記名的微博轉發，轉嫁至比他們更低階層所遭受的經歷上，是否形成一種「言語」上的共享，還有待考證。

然而，「7·23」動車事故後，在「網絡名人」和各行業中產人員透過微博介入此事的公開質疑與辯論過程中，中產階級作為奧斯汀（J. L. Austin）意義上的「言語—行動」者，以一種「表演式書寫」（performative writing）的方式破天荒地對抗政府新聞管制之令，產生

了全國性社會網絡的串聯效應；它的目標直指鐵道部以及政治腐敗，基於「共同利益」發展出一種非局部的「集體」認同感——一切看來，「7·23」動車事故仿若一支興奮劑，從外部強行注入、型塑、積累甚至鍛造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並使其成為真實的社會與歷史力量。可果真是這樣嗎？

此處，我借用湯普森（E. P.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裏提出的「階級」以及「階級意識」的概念。「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時，階級就產生了」（Thompson, 1991／錢乘旦譯，2000a，頁 1-2），這樣一種共同經歷，湯普森稱為「階級經驗」，受社會結構（生產關係）決定。但工人如何處理、看待甚至內化這些「共享經驗」？在此基礎上，湯普森提出「階級意識」，它意味著「不同職業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經意識到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同時意識到自身利益與「其他階級的利益相對立」，這其中包含「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識」（Thompson, 1991／錢乘旦譯，2000b，頁 951）。受到湯普森階級分析路徑的啟發，斯梅爾在分析英國中產階級的形成時指出，「階級經歷與階級意識產生於同一過程，一個集團在此過程中同時理解和建構它的社會經濟實際」，由此「形成自己的態度、習慣和對自身世界的獨特觀念」（Smail, 1994／陳勇譯，2006，頁 10-11, 262），李路路、李升（2007）將之歸納為「社會結構→階級經驗→階級認同→文化建構」，問題在於，社會結構決定的階級經驗，如何與階級認同、文化建構之間勾連上？形成機制是什麼？按照湯普森的描述，階級意識在共同的階級經歷的基礎上，透過各種集體行動、社區建設、組織聯絡等方式，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逐漸形成。

接下來，需要細緻分析 3,477 份微博文本，並圍繞如下幾個問題展

開：第一，中產階級「以（微博之）言行（批評之）事」的對象是誰？「重要性」體現在何處？第二，微博作為社交媒體，的確形成一種特殊的指示態（Deixis）對話關係，中產階級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在言語效果、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風格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齊齊討伐聲之下」是否因此暗流激湧，交互主體的交流是否導致一方形成對另一方的命名、想像甚至壓制，並由此產生分殊性的權力關係？亦或主導與被引導兩方為何以及如何固化既有的對話關係或言語的等級結構？這種邏輯關係能否追溯到現實生活中的階層結構與社會關係？第三，能否判定上述「重要的社會力量」就是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甚至邁向自為階級？如果答案為否定，中產階級在微博上的「以言行事」又意味著什麼？微博在這一場「去鄰避化」的「集體」行動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參、三大言語主體與中產階級其他成員之間形成引導與被引導的言說等級結構

在已搜集的微博文本中，真正聚合言論而形成言語行動的發言者／行動者並不多，其議程被設置的來源有三：頭條新聞、南方報紙與北京地區等紙媒及其記者與知識分子。「7·23」動車事故之前，律師、媒體記者與知識分子早已將微博作為質疑政府的「另類」平臺，對於中產階級的其他成員而言，他們是中產階級的「言語—行動」先鋒，構成中產階級內部的「領導者」；緊要之處在於，中產階級的絕大部分參與者只是對網絡名人發表的微博內容轉帖、評論，隨聲附和，客觀上增強了上述三大言語主體「言語—行動」的召喚效應。7月28至29日是微博質疑鐵道部的高潮，28日，微博用戶「南都深度」、「南方人物週

刊」、「財經網」、「南方都市報」分別發表微博內容，引發轉帖與評論狂潮，譬如財經網「溫州律師將不得擅自接受動車事故遇難者家屬」微博評論有 9,720 條，南方人物週刊微博「撞車之因」評論數 2,669 條。可見，南方報業集團下屬的《南方週末》與《南方都市報》、《中國青年報》、《財經》等報刊及其記者經常成為中產階級微博用戶誇讚的模本，7 月 29 日《南方都市報》出版專題「真相是最好的紀念」，署名「傳媒老王」發表如下一條微博：

今天出版的《南方都市報》再一次讓我們看到了南都人的職業操守！⁷（傳媒老王，2011 年 7 月 31 日）

大部分評論者對以南都為代表的南方報刊秉持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與調查性新聞理念贊許有加，認為他們體現了對真相進行探索的精神：

路雲強：對中國媒體的影響不單是隊伍上的，更是方向上的（2011 年 2 月 29 日）

我是西蒙周：有理想有追求有報格有堅持的報紙！（2011 年 7 月 29 日）

張明之：這才是媒體應有的操守（2011 年 2 月 29 日）

黑暗中的腳步聲：在沒有真相的社會裏，真相是最好的紀念（2011 年 2 月 29 日）

人生不是鉛筆字：向南都人致敬，這是中國媒體人的希望和理想（2011 年 7 月 29 日）

xiaoxiaoxiaoxiaowai：我以後只愛《南方都市報》，什麼叫良知？什麼叫正義？什麼叫不畏權勢！什麼叫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這家媒體就是！！！！！！！！好樣的！！！！看到了言論自由的火種。（2011 年 7 月 29 日）

人生如夢之生命如幻覺：除了南都及南方報業旗下報紙，基本不看其他報紙。向南都人致敬，歷史會記住這些名字的：@程益中、@笑蜀、@長平……（2011年7月29日）

三昧真夥：真相是最好的紀念！／／@錢鋼-香港大學：加油，南方（2011年7月29日）⁸

這些評論將南都塑造成壓迫性政治的反抗者形象，強調「只要真相，不要輿論」、「良心比奇跡重要」，從而與官方敘述形成一種微妙的張力；7月27日後，微博上風傳「央視24小時製片人（王青雷）因報導溫州動車追尾事故被停職」等消息後，中產階級強化了他們對媒體記者的聲援與支持：

多魚小農婦：這就是央視的潛規則吧，中國人早就習慣了作假，能憑良心報到真相的都是有良知的中國人，以後還是多看看鳳凰衛視吧，央視太假....此處省略5個字（2011年7月29日）

淺耳-：腐敗至極／／@狂歌似舊 1291：／／@歌兒薇：這世界就好象一個快要爛掉的機器 所有的零件都已經開始生鏽 我已經沒有力氣去生氣和難過了 我只想笑 因為真的很喜感很可笑 不到滅亡的那天 這樣的事就不會停止 好人應該如何走下去 電視劇裏演的真好 好人有好報 事實是 壞人總會活得長（2011年7月29日）

飛向海王星的汗青：作為資深媒體人，他們在提出質疑之前就很清楚之後的結果，然而他們還是堅持做了。向這樣的中國媒體人致敬，他們是真正的勇士。／／@黑桃樂妃（2011年7月29日）⁹

同時，香港媒體成為重要的消息來源，不少中產階級的微博引用香港 TVB、香港《明報》或香港商業電臺等媒體發佈的消息，形成借

（外）力打（內）力的局面，表達對鐵道部的失望、不滿與憤怒；並且，香港公務員制度、政治體製成為重要的認同點，它幫助中產階級在鐵道部國有壟斷、私有化等議題上的加速聚合，署名「卓越兄」的用戶在 7 月 30 日發表內容：

【曾蔭權回應王光亞】早前，中聯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不懂做主人，欠長遠規劃」。香港特首曾蔭權今早在一論壇回應，特區政府有高效、廉潔、優秀的公務員隊伍，國家領導人亦多次讚揚。當局會時刻緊記求進，有系統地培訓公務員，無論是問責團隊及公務員，都以服務香港社會為己任。（卓越兄，2011 年 7 月 30 日）

針對此條微博的評論中，署名 Anew4 的用戶在 7 月 30 日發的一條微博頗具代表性：

王沒說錯，內地公務員就是主人，老百姓是僕人。香港公務員是真正的公僕，沒主人意識。（Anew4，2011 年 7 月 30 日）

隨後原文作者再次轉帖，與 Anew4 展開對話，形成一條「引用—指意—重新引用—重新指意——……」多重的意義生產鏈條，再次引發多條評論（10 條評論）與轉帖（25 條轉帖）。7 月 31 日，署名「與河蟹有關的真相」發表微博：

很多次，總是因為有你：香港，而感到溫暖和希望。謝謝！香港。¹⁰（與河蟹有關的真相，2011 年 7 月 30 日）

需要指出，中產階級言語「領導層」內部出於政治光譜的分殊、政治立場的差異，可大致分為網絡左翼與網絡（新）自由主義。很明顯，提倡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與媒體記者在「7·23」動車事故

的微博行動中成為「主流」，以一種形式上的政治自由主義或程序性民主模式迎合中產階級成員對中國政治一知半解的抵觸情緒。

肆、「以言行／成事」的目標：鐵道部成為眾矢之的 與對真相的尋求

3,477 條微博內容一致討伐的焦點包括：隱瞞死亡名單、就地掩埋車頭原因、動車與高鐵建設的政治性目的、鐵道部腐敗與貪汙。7 月 28 日，署名「公民黨人」的一條微博火力十足：

【轉帖】出軌的不是動車，而是體制；埋葬的不是車廂，而是真相；焚化的不是屍體，而是民心……我們必須喚醒民智，讓百姓更加團結；讓民眾更加清醒，更懂得獨立思考，要團結起來一起來維護我們的權益！！（公民黨人，2011 年 7 月 28 日）

7 月 29 日 9：20，署名「木瓜派」發表微博，與「公民黨人」的微博形成互文的關係：

政改不許動經濟還要提速越來越跛@雷頤@王緝志@劉軍寧：
反自由化表明反右運動還在反，大幹快上建高鐵說明大躍進還在躍，唱紅歌表明文革還在革，鐵道部存在表明計劃經濟還在轉！總之，中國還行走在反右、大躍進、文革、計劃經濟的延長線上！告別這條路線，就從撤鐵道部開始！治本就從治表開始。¹¹（木瓜派，2011 年 7 月 29 日 9：20）

這條微博轉發自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劉軍甯 7 月 26 日關於「撤銷鐵道部」的微博（原文轉發 6,948 次，原文評論 1,541 條）。該段話羅列出幾組等式：鐵道部=國有壟斷企業／計劃經濟／全民軍事化的產

物、高鐵／動車＝「大躍進」、反自由化＝反右、紅歌＝「文革」、告別計劃經濟時代從撤銷鐵道部開始＝私有化／市場化，而後被上升為市場與計劃、市場／中立／破解與政治／腐敗／官僚鮮明的二元關係，由此質疑「中國模式」，7 月 27 日「共識網」發佈歷史學家蕭功秦的一篇文章〈「中國模式」目前面臨五大困境〉，同一天，著名歷史學家雷頤發表微博：

「效率高」是中國模式宣揚論者稱讚中國模式的主要優點。高鐵大幹快上、車速加快；7. 23 慘禍七小時停止搜救、立即清理殘骸迅速通車。這些都是政府干預的結果，都創世界奇蹟，是中國模式的典型體現。對此模式，贊同批評因人而異。但權力干預是其核心乃不爭事實。（雷頤，2011 年 7 月 27 日）

從 7 月 24 日至 8 月 2 日這段時間，中產階級透過微博與鐵道部、國有體制之間形成強勢的、不對等的指示態對話關係（*deictic relations*），恰恰以鐵道部的不作爲、微博上的不在場爲前提。自 20 世紀 90 年代公共討論中就已確立的社會／政府、市場／國家、公民權利／政治統治、個人／集體、民主／國家威權政治等一系列素樸的二元對立關係，就這樣被輕鬆轉嫁至「中產階級—鐵道部」之間的對話關係中——作爲強有力存在的「西方」注入毫無定型的中國中產階級意識，並逐漸內化於中產階級「言語—行動」的基本模式之中，透過轉帖、評論形成一致性的意義鏈條，由此，「7·23」動車事故才能催生出這樣一種基於「共同利益」的集體性意識。其中，要求取消鐵道部、主張私有化，以及尋求真相的另類渠道，是最大的兩支呼聲。

7 月 25 日《環球時報》刊登社論〈高鐵是中國人必須經歷的自我折磨〉，隨後，民政部報紙《公益時報》7 月 26 日刊文〈從溫州動車追尾事件看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一時間在微博引起軒然大波。

「財經網」微博 7 月 29 日引用題為「望鄉·博客·曾飆」（這是曾飆在財經網上開設的博客的名字）裡的內容，署名「怪鳥施坦因」轉發並評論，通過「@胡錫進」與「財經網」原微博形成「同仇敵愾」的三重對話——這裏的「仇」和「敵」具體化為胡錫進，言語極盡犀利：

單憑這個標題，就足夠清楚認識@胡錫進主持的這張報紙在人命喪失和技術進步兩者之間如何取捨了。這篇社評的基調是毫無人性的，「自我折磨」更是無恥、變態、冷血得無以復加。¹²
（怪鳥施坦因，2011 年 7 月 29 日 22：40）

在此之前，7 月 27 日，胡錫進發佈的一條微博遭到「圍攻」，該條微博稱「中國高鐵出口面臨毀滅性壓力……不知道大家看到這些是什麼心情，我是很苦澀的」¹³（胡錫進，2011 年 7 月 27 日）。署名「鎧甲大炮-Ivan」的網友言論可視為所有評論的基調：

苦澀就好，這樣我們的人就不會因為腐敗丟人丟到國外去了~這道閃電也是幫助了我們認識到了鐵道部腐朽的態度跟對生命的漠視。和他們那種傻子才會說的話，你們信嗎？反正我信了。（鎧甲大炮-Ivan，2011 年 7 月 27 日）

首先，大量評論形成與胡錫進對立的關係，或者，重新注解「苦澀」一詞，不是針對國外媒體報導的無奈，而是與國外媒體立場一致，反客為主，以「家長制」的口吻「訓導」、「諷刺」胡錫進這番話；其次，「你們信嗎？反正我信了！」是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在 7 月 24 日新聞發佈會上面對記者質疑「掩埋車頭」的官方說法而說出的一句話，¹⁴ 與往常一樣，這句話瞬即從現實「旅行」至微博，成為微博用戶（包括中產階級）爭相引用的「高鐵體」。可以這麼認為，這一「表演式書寫」符號是微博用戶將中國的「在地性」勾連上實體社會中的語

詞，透過網絡情境化與重複性使用兩種方式，¹⁵ 將新的指意關係重新固定化的一次典型的表演性「言語—行動」，如巴特勒（Butler, 1997, p. 157）所說，「正是佔據統治地位、被授權的官方話語的可被徵用，構成了其自身產生顛覆性重新指意的潛在場所」。@的使用、轉帖與評論不僅層層遞進般地串聯起散佈在全國各地的中產階級微博用戶，同時也向他們證明，言語行為與現實生活的政治威權、當下情境的結合並非密實如不透風的牆，而是可以被有意（不是隨意）重新引用。於是，一種不言自明的政治秩序與道德秩序浮出水面，被中產階級的微博用戶吸收、內化。

在此基礎上，才能理解為何那麼多中產階級響應令他們心悅誠服的有機知識分子「分拆鐵道部」、「取消鐵道部」、「主張私有化」的號召，圍繞這一問題，中產階級內部出現爭論，總體而言，法律人士、市場化報刊記者與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形成強勢的言語聯盟，一方面媒體記者孜孜不倦地跟蹤、調查、報導，專欄作家楊開亮 7 月 24 日發表微博「呼籲立即停止掩埋」¹⁶（楊開亮，2011 年 7 月 24 日）；同時律師與知識分子在微博上發起「撤銷鐵道部」行動，7 月 25 日，獨立時事觀察員陳傑人在微博上發表題為「反復不斷的事故證明鐵道部必須裁撤」的微博，主張「儘快裁撤鐵道部，由交通部監管鐵路運輸和經營，將鐵道系統分拆為三個以上公司」¹⁷（陳傑人，2011 年 7 月 25 日 22:57），隨後國內著名法律人士郝勁松轉發此條微博，並不斷以@和轉帖的方式與媒體記者、知識分子形成互通有無、價值共享的關係網絡。¹⁸

7 月 28 日，溫家寶總理趕到事故現場，並會見中外記者，在 CCTV 缺席直播的情形下，新浪微博首開直播通道，有意思的是，筆者所搜集的大部分中產階級微博用戶將溫總理視為「我」方，與「你」方鐵道部之間勢成水火，並為溫家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孤立無援」、「被

排擠」報以同情、理解甚至「不值」之心：

總理去了溫州，安排在事故現場與中外記者見面並且回答問題，總體上，總理的態度和講話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這位倡導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理似乎相當孤立，從目前仍然沒有一家大陸電視臺對此進行直播，你就可以看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是多麼強大，體制內保守派和頑固派仍然牢牢控制著天朝。¹⁹（俞心樵，2011年7月28日）

香港大學錢鋼發表類似移情式的微博：

【收看溫家寶記者會的感受】不容易，請體諒這位抱病的老人吧。他不是一位純粹的個人，他受著種種掣肘。這場記者會，最該做直播直播的，是 CCTV-新聞頻道，可能，當鳳凰衛視資訊台和香港有線電視臺都在直播時，CCTV 無奈缺席。你還能要求溫怎麼樣？從現在起，對「7.23」的追問浪潮會更強勁。我相信。²⁰（錢鋼-香港大學，2011年7月28日）

這一對話模式相當富有深意，溫總理的「無奈」、「遲遲露面」被化約為鐵道部的重壓使然——鐵道部的權力>溫總理，或感覺「鐵道部與國務院同級」，「溫總理縱是權力再大，也不過是一個在站在風中面容憔悴的古稀老人。他背後那一排人，才是國家的擎天柱呵」（J 未白，2011年7月28日），由此加劇與作為「你」方的鐵道部之間的對立情緒，只不過溫總理的加持，似乎也改變不了中國政治既有的權力分佈與落差：

溫總這是把很多人放在火爐上烤了，得罪的人不少。70 多歲的老人了，話能說到這個分上已經很不容易了，沒有其他九袋長老的支持，他很難有什麼行動。在這個黨國官僚體制之內，你要問一

個總理是否有權免除一個部長的職務，答案是沒有。官僚資本特權利益集團之難以撼動，超出想像。（國大王江雨，2011 年 7 月 28 日）

「南風窗陳中」7 月 31 日～8 月 5 日後連發 6 條微博，聲討「體制病」，對此做了生動的注腳。²¹ 相較之下，左翼學者的聲音較為微弱，譬如何新 7 月 26 日連續刊發兩條微博，與他的博文〈拜金邪教與市場化運動毀滅鐵路，毀滅全中國〉形成鏈接，不過，響應者了了。²² 有一個例外，7 月 25 日後，微博上瘋傳「孔慶東大罵鐵道部」的採訪視頻，孔慶東 7 月 26 日博文〈草菅人命的鐵道部〉有這樣一段話：

「7·23」的事情，光撤了上海的鐵路局長是不公平的，鐵道部主要負責人，必須下臺！如果鐵道部（主要負責人）不下臺，那難道說讓我們溫家寶總理下臺嗎？鐵道部到底要幹什麼，你們是不是要逼迫我們的總理、逼迫我們的主席下臺呀？」²³（孔慶東，2011 年 7 月 26 日）

在 3,477 條微博中，對這條微博的轉發或評論在 7 月 26 至 27 日之間達到頂峰，共計 422 條。²⁴

在指責鐵道部對真相的遮掩、救人的疏失等問題上，左翼知識分子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似乎達成表明上的一致，然而，一致的含義只是第一種微博對話模式中的「你」指稱對象的一致——鐵道部，在要不要拆分、私有化改造鐵道部的問題上，雙方分歧很大，從微博文本看，他們只是對政商合謀關係中資本與政治的角色、權重，投射與傾向各有不同。不過，仍有不少記者或知識分子辯證地對待作為國有體制的鐵道部，並主張「鐵道部=鐵道部高層幹部≠鐵道員工」。譬如 7 月 31 日《華西都市報》的微博與「頭條新聞」等均轉引鐵道部副部長陸東福的

一句話：

【今日語錄：停止搜救說「傷感情」】鐵道部副部長陸東福就「未把救人放第一位」質疑做出回應，稱鐵路部門在 24 日 23 時 30 分前從未說過停止搜救。「這個問題的提出，深深傷害了在救援第一線 2000 多名鐵路職工，3000 多名地方公安、駐軍、武警、消防、衛生等部門、群眾的感情，他們為救人付出了辛勤的勞動。」²⁵（華西都市報，2011 年 7 月 31 日）

對這條微博的回應，中產階級不約而同地區分鐵道部指揮層、救援人員和鐵路職工，鐵道部指揮層是「狗官」，救援人員和鐵路職工屬於「英雄」，並指責他們玩弄公關技巧，混淆視聽、偷換概念、挑撥離間，認為「挑動群眾鬥群眾是這些王八蛋慣用的伎倆」（李福壽，2011 年 7 月 31 日），清楚體現了官民對立的邏輯。8 月 2 日，胡錫進發了如下微博：

鐵路部門沒有從「壟斷」中撈到多少好處，鐵路員工很辛苦，收入在全社會不算高的，遠低於能源等大國企員工。他們保障了中國人口的低價流動和主力貨運。別苛責他們。（胡錫進，2011 年 8 月 2 日）

這一似乎同時替鐵路高層開脫、並維護鐵路員工的微博立即引來謾罵無數（1,366 條評論），中產階級微博用戶紛紛質疑、並以此條微博內容佐證了鐵路高層貪汙腐敗、中飽私囊的現象，不僅扭轉原內容的本意，使其走向反面——矛頭直指國有體制演變成利己主義的溫床，與此同時，遷怒於胡錫進所代表的《環球時報》，認為它再次捍衛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的合法性。

眾多微博發言混淆了動車與高鐵，這一混淆來自何方不得而知，但

是筆者發現不少境外媒體直接將這次動車事故置換成「高鐵事故」，²⁶中產階級徵引外媒報導，形成互文關係，這已成為他們向政府施壓的重要方式，也許境外媒體的置換手法，無形中設置、規定了筆者所搜集的微博文本的內容：7 月 26 日晚有關「高鐵大躍進」、「豆腐渣高鐵」的討論此起彼伏，對比日本高鐵、臺灣高鐵建設與發展，歷數中國「高鐵」發展數宗「罪行」，當然不少中產階級微博用戶也開始反思網絡上對高鐵的質疑甚至「詆毀」，「紐約陳九空間」7 月 30 日發佈微博〈高鐵必須堅持，不能半途而廢〉²⁷（紐約陳九空間，2011 年 7 月 30 日），只可惜這樣的觀點沒有激發更大範圍的共鳴與爭論。

伍、作為政治行動模式的可能：對公民社會的訴求與自由民主的想像

在搜集到的微博文本中，許多中產階級微博用戶的修辭手法比較接近，它們有如下一些共同特點：第一，採取排比或者反問的句式，表達反諷、難以抑制的憤怒或者排山倒海般的悲痛情緒；第二，採用詩歌體悼念動車事故中的遇難同胞，例如《新週刊》執行主編封新城 7 月 26 日發表微博「我對你的無奈，一如，你對我的無視」，短短一句話引來轉發 2310 次，373 條評論中不少直接模仿這一句式，具體詮釋微博中的「你」：「跌倒部：我對你的憎恨，一如，你對我的摧殘／／我對你的蔑視，一如，你對我的憎惡」（商業地產操盤手譚鈞鈞，2011 年 7 月 26 日）。第三，引用龍應台、哈維爾、舒婷、北島、魯迅等名人之語，以表達對民主轉型、政治體制改革的嚮往；第四，製造一種非此即彼的中西／美對照的二元結構，例如 8 月 1 日，用戶「阿裏愛愛」發表微博：「在美國，人人都能辦 TV，但政府不能。在美國，什麼報紙雜

誌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黨報黨刊』。在美國，什麼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員不能找。在美國，誰的收入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員的收入必須公開。在美國，人民可以自由地生活、呼吸、表達不滿。只有政府沒有自由，被關在籠子裏」²⁸（阿裏愛愛，2011年8月1日），仿若在被固定化了的西方／東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一系列的二元認識論模式裏，前者在對立的關係中已先驗地佔據時／空秩序中的上游位置，民主、自由、平等、權利、公民等成爲上層建築必不可少的歸屬性特徵。

首先，不少中產階級在微博中表達了對現代合法政府的認知，7月27日，用戶「草根之怒」²⁹發表一條微博：

@草根之怒：因為和你的第一句真話共鳴，關注你！繼續！／
／@中國自由派 2：現代合法政府的定義：經過自由的普選，得到多數民眾授權，獲得執政權力。槍桿子的叫政權——可以是強盜政權、流氓政權……但那不是政府。／／@坐忘紅塵：未經公開全面選舉，沒有憲法或偽憲法，這樣的政府都是非法！（草根之怒，2011年7月27日）

@葉隱：【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解脫奴役，導向自由。革命，首在革舊觀念的命，由觀念革命導向心靈／制度革命，而這一切，始於求真。在一個被荒誕、謊言充斥的社會裏，講真話就是革命！講真話的革命是代價最輕微的革命。禁止人們講真話的社會，等待它的將是玉石俱焚血與火的革命！第一句真話：黨國是個偽政權！（草根之怒，2011年7月27日）

這是微博上常見的一種文本對話方式，原文作者是「葉隱」，經過3重轉發後，「草根之怒」一方面向前一作者「中國自由派 2」表達贊同，並對「葉隱」的激進言論表達一種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認同感，

雖然原本歷經多次引用與再引用、詮釋與再詮釋等過程，基本立場前後連貫的意義鏈條卻借此搭建起來，沒有產生任何斷裂。其中，「中國自由派 2」對現代合法政府的定義已初見熊彼特意義上的民主與政府的理論框架，「人民的任務是產生政府，或產生用以建立……政府的一種中介體」（Schumpeter, 1964／吳良健，1999，頁 395），中產階級信仰的網絡民主，包括對「全知全能的」毛澤東時代政治、當前專制政體的徹底否定，對政治自由主義的擁抱，恰恰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思維路徑之上：以程序性民主打掉毛澤東從實踐中創建的「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社會主義政黨學說，以憲政／主義、協商式或參與式民主等理念打掉國家／主義，以政權或體制的民主與市場化打掉國家控制。

其次，中產階級透過微博大聲疾呼，召喚公民認同，要求實現從「人民群眾」向「現代公民」的轉型。7 月 30 日，「齊魯電視臺總編室陳嚴」³⁰發表微博：

今後請不要再稱呼我們為人民群眾，請統一為公民！人民群眾存在於政府官員之下，是等級下的弱勢群體，是被奴化的群體！但普天之下皆為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葆有自己的道德底線，尊重權利也追求自由，還有一顆悲憫之心，盡到一個公民的責任！（齊魯電視臺總編室陳嚴，2011 年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點評中國」發佈一條類似網絡民意調查性質的微博：

【中國人口很多，中國人很少；中國人民很多，中國公民很少】你認為呢？（點評中國，2011 年 7 月 31 日）

針對上述兩條微博，網民的轉發與評論基本上沒有異議，強調公民或公民社會，不僅被視為一種「對抗或抵禦暴政、集權式統治的必要的

手段」，而且作為一種「當然的目的」（鄧正來，2006，頁 6），一種跨越時間或空間的普世主義的規範；7 月 30 日，署名「Trash 騰」的中產階級微博用戶發表一條題為「給每一個平凡而執著的准公民的十點建議」的長微博，以及引起的 19,308 次轉發、4,181 次評論，清楚地顯示「公民」認同之於中產階級微博用戶的必要性，他們對公民社會的美德、體制、機構（NGO）或目標滿懷敬畏、珍惜，甚至依附之情：

我們能做什麼？給同齡人的十點建議：

- 一、力所能及地參與或自主你所信任的環保、教育等 NGO——
NGO 是公民社會的希望
- 二、學習並傳播最基本的公民常識……現代民主政治無法紮根在一個奴才意識氾濫的國家
- 三、鼓勵友人使用新興的信息傳播工具……信息的自由傳播是推進
變革的基礎
- 四、對公共事件表達自己應有的憤怒……
- 五、瞭解並傳播官方宣傳之外的真實歷史……
- 六、發生公共事件時，力所能及地傳播你所瞭解到的事件真相，包
括風險最低的「轉發」……
- 七、給予你的同道以支持和鼓勵……
- 八、不要助紂為虐……體制可以改變人，人也可以改變體制
- 九、……不放棄希望，耐心等待變革的契機……
- 十、認同上述建議的話，轉發此文；不認同的話，請提出批評或建
議。（Trash 騰，2011 年 7 月 30 日）

在評論中，甚至有網友建議，每有公共事件，就轉發一次，作為「自救」的必由之路。筆者的問題是，為何中產階級微博仍然積極響應上述召喚——「公民權利為優先」，主張「相對於國家而獨立的個人自

由」，他們提倡的「公民社會」概念的階級性基礎是什麼？其中是否存在階級鉗制的現象？³¹ 畢竟，這與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階級經驗有關，1992 年以後，大部分中產階級運用自己的知識技能作為「軟資本」參與市場競爭，「再現」了中國市場化轉型與社會分層的劇烈變動；同時，他們在各自行業內深受西方專業主義精神的影響，具有強大的維權與法律意識，對政治權利有強烈的分享與渴求意識，試圖挪用西方的歷史經驗使自己成為社會「主流」（羅卡，2008）——他們「非自覺地」希望自己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路程、速度、具體目標以及終點上」（Wasserstrom, 2009）擁有更多「非總體性」、實用主義的表達權。或許，他們的「自為」體現在一種本能地反對激進主義的、或「震盪療法」（蕭功秦，2009）的革命／行動的集體政治「無意識」上，主張漸進的政治改良並在經濟層面上維持既有的私有財產的正當性。

正是在這一點上，律師、媒體記者與知識分子等透過微博，才能以動車事故所凸顯的鐵道部官僚腐敗與自利行為及其造成的中產階級的自發性厭惡、憤怒情緒以及與政府的斷裂效應為契機，將公民社會、言論自由、民主與政治權利等智識轉變成煽動性極強的「表演式書寫」符號，「以言行事」的效果不僅體現在對政府同聲進退地批判上，更體現在他們成功召喚了「（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維度上）淪為中下層的」中產階級，迎合了他們素樸的、非此即彼的政治自由主義想像；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才能理解中產階級為何大肆強調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對立，採取混淆鐵道部與鐵道部貪官的修辭策略，並鼓吹鐵路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這一帶有強烈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措施）是拯救中國鐵路的唯一辦法，卻對英國等國鐵路私有化改革導致的惡果視而不見；還是在這一點上，也能夠明白中國中產階級憤怒的正當性，以及（更重要的）排外性——對動車事故責任的追究、真相的探索沒有連帶上對前一天發生

在河北的客運汽車與貨車相撞事故的關注，相反，後者成為被遮蔽的議程；或許，中產階級信奉的公民社會、憲政民主，並非一個涵蓋社會各階層、高度包容性的理念，充其量，它只是自由主義精英及其追隨者—城市中產階級，以「市場」對抗中國政治制度與政治精英的「公共」手段而已。

同樣在這一點上，不少中產階級微博用戶自我反思作為個體的「我」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關係，對中產階級主動被體制收編的利己主義與犬儒態度極盡諷刺，7月28日，「新財富雜誌」發表微博：

我們恨貪官，又拼命報考公務員；我們罵壟斷，又削減腦袋往高薪壟斷企業鑽；我們痛恨不正之風，自己辦事卻忙找關係。總之，我們憤怒，不是因為覺得不公平，而是覺得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們不是想消滅這種不公平，而是想讓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這種骨子裏的自私，才是真正應該反思的。³²
（新財富雜誌，2011年7月28日）

同一天不久，某時尚雜誌編輯總監「孫哲 GRAZIA」發表微博：

小島休假買名牌變成中產標籤，意淫般以為自己可以在殘酷社會中有宜人自由小桃源。高鐵遇難者多有中產良好收入者，又怎樣？處境卑微，不比遭城管毆打小販更有尊嚴。³³（孫哲 GRAZIA，2011年7月28日）

兩段微博均涉及到中產階級的社會功能—穩定器或緩衝器，號召彼此擺脫對現實公共生活抱持的「棄權主義」心態（abstentionism）。在經濟利益受損的情形下，他們使用微博，集體性地挑戰政府與國有機構，也絲毫不會佔用他們多少時間，在自由主義知識精英與媒體記者的撩撥下，讓他們相信關於公民社會的觀點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普遍意

義，並應當佔據上風，以保證預期目標的實現而非落空從而引發失望情緒。下面這段話來自國內某門戶網站主管，不僅佐證了中產階級精於算計的「經濟利益」，也讓頗具自省精神的部分中產階級成員對自由理念、權利責任與開放視野的願望，以及所信奉的「公共行動是作為對純粹私人幸福追求上的失望、狹隘和自私的替代由個人行使」（Hirschman, 2002／李增剛譯，2008，頁 93）的信條相形見绌：

我自己很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車子，還有工作。我必須考慮，如果我去抗議，我將失去所有這些，而且還不能保護我的家庭。在這種情況下，你敢去攔坦克嗎？（Moore, 2011.6.30）

擱筆至此，需要指出，中產階級就 7·23 動車事故在微博展開對話的過程中，表演性書寫符號借由兩種對話模式，產生「以言行事」甚至「以言成事」的效果：作為集體性的「我」，高調質疑政府「你」，極力衝破、抵制、反抗社會生活中已然形成的權力等級關係；中產階級內部「我」和「你」的區分，只不過這一基於知識積累、信息、言語權力而形成的差異與分殊（distinction）以一種明目張膽、勢不可擋的方式服膺於前一種對話模式，或言之，第 1 種占主導地位的對話模式，幫助中產階級界定、理解、闡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面對、經歷、遭遇的「消費的焦慮」、「政治上的不安全感」以及「被」中產的憤懣，並透過第 2 種對話模式，將以「言語」集體抵抗行動的目標轉嫁、集中、提煉成一「事」（鐵道部及其代表的國有體制）。於是，「行」（批評、質疑、謾罵之）事或「成」（推動調查事故原因進展之）事效果的承認與接收、層層流變、轉換、消泯或增強，與各方內化的心理等級、情感與經驗的分享、認同感政治的表達，以及與外在的從現實到網絡情境，相互勾連。

陸、謠言與反謠言，闢謠與反闢謠延伸了以往左與右的激進性論戰

動車事故發生後，圍繞高鐵修建的原因、鐵道部就地掩埋車頭、死亡人數、鐵道部高層在救援現場敷衍了事等話題，加上官方媒體發佈的信息與市場化媒體、記者、網民之間自發的對立，導致微博上傳聞四起，謠言³⁴、真實報導、小道消息等混雜一起，令人難辨真假，為此，新浪微博專門開闢賬號「微博闢謠」，此前已有微博用戶主動建立「闢謠聯盟」賬號，它們與網絡左翼、自由主義精英成員在微博上展開一次又一次謠言與反謠言、闢謠與反闢謠的論戰，最終卻延續了以往左與右之間的論爭，遮蔽了對真相的探求。

7月26日，德陽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副主任安崇民與軍事專家趙楚之間發生爭執，事情源自于安崇民當天發佈了一條微博：

最後送一句給惡意造謠、拼命忽悠、企圖借用外力達致「目的者」：中國人、中國公民、包括正在自我改革更新的中國共產黨，會讓你們「門都沒有」。（安崇民，2011年7月26日）

這條微博引發378條評論，批評安崇民維護政權，甘當御用文人，下面是趙楚與安崇民在微博上的對話：

趙楚：不要做個小小芝麻官就活在愛麗絲奇境裏，你在想像的風車妖怪面前賣弄堂吉訶德似的英勇是很可笑和難看的。拼命忽悠，惡意要搞垮貴黨的勢力不在你說的地方，也許就在你隔壁。相信你比我們都清楚，是誰在搞垮這個國家。假如你真不明白，那就說明你維護的尊神真該垮。（趙楚，2011年7月26日）

安崇民：回復@趙楚：我不知道貴專家是如何專家來的？不在這個國家領取薪俸？不是這個體制的媒體把您抬出來的？咱活得卑微，一樣可以自由發言。您難道惡意造謠了？或是別的？（安崇民，2011 年 7 月 26 日）

趙楚回復@安崇民：我的工作對得起我的薪俸，也對得起我的國家。您願意繼續扮英雄，請繼續，我無意攔著。小心哪天裝過頭了會穿幫。（趙楚，2011 年 7 月 27 日）

交戰雙方都清楚對方所處的立場，微博原作者抱持的「政治正確性」原則引發網民的狂熱攻擊，後者紛紛質疑「政治」的歸屬，質疑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已不再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而淪為官僚制度與本位主義的國家機器。這樣的爭論，在筆者搜集到的微博文本中，比比皆是。有意思的是，早在 7 月 13 日，吳稼祥針對新浪「微博闢謠」有這樣一番言論：

我建議新浪微博當局，撤銷所謂「闢謠」官方微博。這個微博的前提設定就是錯的，它假定有人有意造謠，即使有，也是五毛，你敢辟？普通微博博主，可能為了吸引眼球，誇大某些事件或言論，不能視為造謠。只要放開言論，被誇大的部分，如同被吹的氣泡，必定破碎，到那時，第一個吹的，自然名裂。³⁵（吳稼祥，2011 年 7 月 13 日）

這番話太過先入為主，將「五毛」等同於造謠，³⁶並聲稱「誇大某些事件或言論，不能視為造謠」，極力窄化謠言的外延。動車事故發生後，程益中、藍弓子等自由主義媒體精英發表類似微博，鼓吹謠言之于言論自由的意義：

程益中：謠言其實就是存在於人心深處的真相，是群體表達意

願的一種方式，是大眾對抗官方宣傳和謊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實，但遠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總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擋不住大眾深信不疑。目前謠言已無法止於智者，只能止於言論自由。³⁷（程益中，2011年9月2日）

藍弓子：造謠和傳謠是公民的基本權力，前提是無法求證，在無法求證時，謠言本身就是逼出真相的武器，傳一次就向真相逼近一步，直到真相出現。這是一個完整生態系統。不要苛求互聯網、微博，用封賬號處罰謠言傳播是一種恐怖，粗暴剝奪了人們質疑的權力。甄別謠言不難，傳播前查一下相關信息，謠言死於公開透明。³⁸（藍弓子，（2011年7月23日）

對此，中產階級網民的評論並沒有呈現一邊倒的局面，其中謾罵、攻擊、跟隨、討論、反對等「言語—行動」比比皆是。不過，在「藍弓子」、程益中等人看來，謠言可以並且理應產生良性、集體性的「以言成事」之效，「成事」的意義在於它是對政治權威的一種「返還」，是一種「反權力」、「第一台自由廣播電臺」（Kapferer, 1997／鄭若麟譯，2008，頁6）：體制=謊言機器，所以謠言成為對抗體制的工具，兩者之間是一對因果關係，後者以「言論自由」的形式推動、逼迫體制公開透明化，並應屬於「公民」的基本權利。反對方在承認政府失職與不作為的前提下，強調程益中等人混淆體制的不透明與謠言本身，聲稱必須區別對待謠言與質疑、批評，造謠絕不能成為批評政府的「常態化」形式，它無助於真相的探索。在筆者看來，這場源於「7·23」動車事故之前的論戰無非強化、拉遠了網絡左右陣營各自的立場，自由主義精英以體制失範論證謠言的合法性，並刻意放大造謠作為一種集體行動，在國家發生公共危機時所能發揮的社會正向功能，這大有民粹主義之傾向；以吳法天、司馬南、劉仰、王小東等學者為代表的網絡左翼則

揭露對方「造謠自由=言論自由」、「謠言>真相，謠言>事實」的基本邏輯，從「謠言」對於民主制度、道德建設、社會穩定等不可預知的破壞性後果這一角度出發，消解了謠言的合法性。可以這麼認為，圍繞「造謠爲善還是謠言爲惡」，左右陣營的知識分子之間的公共爭論在「7·23」動車事故後被引向高潮，中產階級微博用戶也開始自動站邊列隊。

卡普費雷（Jean-Noël Kapferer）在《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一書中特別指出，「謠言還對社會和諧一致做出貢獻」，並認為謠言最終趨向沉默，在於人們從「緊張情緒」向理性的「批判機制」（Kapferer, 1997／鄭若麟譯，2008，頁 115, 119）的回歸，類似於「意見的自由市場」模式，這正是自由主義精英對謠言抱持的具有烏托邦色彩的願望，事實上，「7·23」動車事故中流傳的 8 大網絡謠言的發展態勢恰恰走向反面，或言之，產生如桑斯坦（Sunstein, 2009／張楠迪揚譯，2010）觀察到的謠言兩大形成機制—社會流瀑與群體極化。胡延平 7 月 26 日發表的一條微博非常耐人尋味：

微博真相鐵律：1. 微博是謠言粉碎機而非謠言發源地；2. 最大謊言並非來自民謠；3. 被證偽後的微博難以再次風生水起；4. 實名制不是關鍵說實話才是關鍵；5. 微博並非放大器發酵劑，只是還原者；6. 一條微博可能不完整但加上轉發評論會趨於完整；7. 群體智慧比個體信息更接近真相；8. 現實很骯髒，不能要求微博很純潔。

³⁹（胡延平，2011 年 7 月 26 日）

在這一過程中，中產階級微博用戶群情激蕩，他們內心深處對鐵道部的不信任感使他們更願意選擇轉發、評論與自身情感、判斷、認知甚至信仰一致的（未經證實的）信息或者謠言，從而更加堅定既有的觀點與立場。對此，網絡左翼學者與部分中產階級主動參與微博闢謠行動，

不少自由主義精英反其道而行之——反闢謠，或嗤之以鼻，甚至推動謠言的滋生、發展與壯大，例如 7 月 29 日用戶「老榕」就「鐵道部是否停止搜救」發起一系列針對新浪「微博闢謠」的反闢謠言論，7 月 30 日吳法天指證「想做薛定諤的貓」傳謠某孩子遇難並與後者、「蠟筆小球」等人展開激戰，而筆者搜集到的中產階級微博用戶的反應基本上呈現兩極分化的狀況。

柒、表演式書寫：素樸的自由主義與階級意識的短暫發光

中國的中產階級產生於國家被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過程中，因此，中國中產階級在選擇、塑造生活方式與態度的過程中，受到了西方作為大寫的參照系發揮的「同化」作用的影響，這一影響深刻地改變了中產階級的文化優先取向，並將「西方這一現代概念從時空實體轉變成精神範疇」（Nandy, 1985, p. 11）。⁴⁰ 高鐵與動車，作為西方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組成部分的複製，加上社會底層較難以承受的票價，中國中產階級自然而然成為高鐵或動車交通主要的目標消費群。與鄰避設施所導致的負的外部效應及其區域局限性不同，「7·23」動車事故因其消費對象的特定性與集中，而轉變成一場以中產階級為主的「事故」與「危險」，⁴¹ 推動現實空間中既有的中產階級鄰避行動「去鄰避化」；同時，「7·23」動車事故後，鐵道部的反應、在救援過程中對生命的漠視、政治腐敗、中產階級對國有壟斷企業長期積累的心理憤恨，「迫使」中產階級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從過去「默許的合謀」關係變成完全的對抗。

首先，他們以一種被既有偏見同化的「表演式書寫」符號，共同分

享以往在現實生活中被重重壓抑、類似的遭遇、情緒、思想、知識與價值觀，在已搭建的（卻暫時的）、相互支持的全國性網絡中開始結合成重要的社會力量。可以這麼說，這一次「站出來」的集體行動帶有極強的偶然性，是各種脆弱、不穩定、難以預測的因素微妙地「湊」在一起形成合力的結果，最終，微博成為政府與網絡中產階級之間至少從表面上看屬於合法、實質上卻仍未合法化的溝通方式。

同時，必須看到，微博上洶湧澎湃的「言語—行動」折射出中國中產階級在言語發力與「實踐操持」之間的「斷裂」（Bourdieu, 1979/1984, p. 461），正如皮爾森（Pearson, 1997, p. 101）所說，中國中產階級但凡提及「實際的政治行動，便坐山觀虎鬥」，「微博」同樣給予他們這樣一種可能，在匿名的前提下，坐在電腦前發微博，便能創造出一種「超乎尋常的」、全國性的儀式：幾乎每一位中產階級微博用戶都清楚地感受到他／她「以言行事」的儀式「在同一時間正被數以萬計他／她雖然完全不認識、卻確信他們存在的其他人同時進行著」（Anderson, 1991, p. 34-36），一個想像的虛擬現實就這樣開始慢慢滲透並逐漸植根在中產階級的生活經驗裡，換言之，用「我們」取代「我」，本身就是一種注解，提示著「我」（中產個體）對一個共同體的想像。它暗示，這個中產階級共同體的形成與結構借由微博的「表演式書寫」存在於個體的想像與認知之中——畢竟，不需要中產階級真正採取街頭抗議、遊行示威等行動，轉發、評論等微博對話模式符合了中國中產階級現實生活中政治權利、經濟地位與文化「霸權」之間嚴重錯位、反復無常的情形，滿足了他們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下，無需顧忌政治安全與否，只需「坐著」（sit）便能產生「站出來」（stand out）效果的要求。

更發人深省的是，中產階級在現實生活中按照經濟維度的內部分層並未體現在微博「言語—行動」中。中產階級的其他成員透過轉發、評

論，同律師、媒體記者與知識分子憑藉網絡社會資本而組成的言語領導者之間形成第二種對話關係——一種同時在情感上與理念上依附與被依附的關係；同時，言語領導者內部依由政治光譜的偏向，再次形成在「言語—行動」上的主導與被邊緣化的格局。有意思的是，中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對鐵道部的質疑、指摘，或言之，與現實中的鐵道部形成的第一種對話，卻無形中遮蔽了內部重重疊疊、大小不一的聲音與相互懷疑、各立山頭的權力關係。

其次，整體而言，中產階級透過「7·23」動車事故所釋放出來的，樂於分享與依附的思想、理念與價值觀依然借助於「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修辭：從對鐵道部的指摘昇華、拔高、誇大至對政治體制、政府甚至執政黨的批評，大力響應自由主義精英對拆分鐵道部與私有化改革的號召，堅信漸進式的改良已經不能解決國有體制的痼疾，似乎只有私有化或徹底的市場化才能將中產階級的生活從壓迫性的政治專制中解脫或解放出來；他們對洛克式的社會—政治之間信託式關係深信不疑，主張相對於國家、政府之外，應存在獨立的自我調整、自主的經濟體，這樣才能培育擁有自己意見的自由、自決、自治的公民，他們往往從社會自身的邏輯出發，質疑、消解甚至挑戰政治的先決地位或首要結構，希冀最終實現公民社會—經濟—國家的三元模式，其中，西方的選舉式民主與言論自由散發著本雅明意義上的光暈，成為中產階級智識與道德使命感的核心，以及「自我賦權」與言語抗爭政治的有效武器。這一言語模式被潛移默化地轉移到網絡空間，並飾以共和主義或憲政主義的花邊，持續發酵，組成一種並非嶄新、混合的「激進要求」，在微博上搭建一個不由政治構建或受其決定的領域。

最後，大部分中產階級主張從司法層面限制國家對市場化、公民政治權利的控制，然而，中產階級內部分化導致的政治權力的落差以及中下階層的無權、「下流化」趨勢，修正了「中產階級的優先議題是尋求

資本主義在體制上與意識形態上的合法論證」，以保證他們的生活與商業活動的政治性安全（Chen, 2002）；同時，他們通過對西方城市中產階級一整套生活器物、消費方式的拜物情結，從趣味與文化上固定既有的社會分層，選擇性地、策略性地、經過仔細算計地與社會底層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以精英主義的心態壓制民粹主義治理國家的可能，反過來偶爾滑落到民粹主義的窠臼裏「零敲碎打般」地對抗政治威權、官僚腐敗，或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由此，律師、媒體記者與知識分子作為中產階級內部的「有機知識分子」，以化約的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等政治權利為名，透過微博幫助建構、型塑中國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主體性，不過，所謂的「階級意識」最終淪為被抽象、無意義的民主化原則盲目捕獲的普世主義「智識」，並遮蔽、阻礙了他們討論、推動中國有體制或地方吏治（或民主化）改革的具體進程的可能性，這使得中產階級在微博上的首次集體「表演」猶如曇花一現，短暫燦爛。

註釋

- 1 就筆者搜集的材料，只有兩篇，參見祝華新（2011 年 8 月 1 日）。〈動車事故：中產階級的悲傷〉，《中國青年報》。取自 <http://blog.qq.com/share/376609202/8028207237>；潘采夫（2011 年 7 月 29 日）。〈當中產成了憤怒的小鳥〉，《鳳凰網》。取自 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pancaifu/detail_2011_07/29/8040213_0.shtml。
- 2 關於 Twitter 中文圈的形成、成員以及行動模式，可參見王蔚（2010）。《抗拒性認同與維權框架：微博中的互聯網社會行動—以 twitter 中文用戶社會行動為例》手稿，（電子郵件）。
- 3 這一專題已被刪除。2012 年 2 月，「輿論認可溫州動車事故」成為新浪微博的「擴展話題」，包含該條關鍵詞的微博搜尋結果只有 411 條（截止至 2012 年 2 月 27 日的搜索結果）。
- 4 沒有完全限定每次只搜集前 10 頁的內容，在輿論高峰階段（7 月 26 日至 29 日），每次觀察的時間段內，一般觀察 20 頁以上。需要指出，當時新浪微博

- 可以查看到 50 頁以前的內容，如今因為「上市」保護相關數據的緣故，用戶只能看到前 10 頁的內容。
- 5 一般情況下，研究者需要極大的耐性閱讀、瀏覽這些搜集到的微博作者以往發表的微博內容，譬如他們「曬出」的照片（旅遊、消費品）可以透露出博主的階層資訊，然而，很難排除在微博上冒充炫耀、因敏感話題被刪帖（從而缺少足夠的文本判定身份）等種種隨機、偶然或不確定的情況，在微博匿名成員占絕大多數的情形下，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分析路徑。
 - 6 當然，根據康曉光 2011 年 7 月在復旦大學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暑期班的一次演講，中產階級內部根據物質財富的佔有程度，已然發生分化，這也是許多學者所說的中產階級「下流化」，「中下層白領淪為被掠奪者」。
 - 7 截至 2012 年 3 月 3 日下午 3:35，轉帖共計 122,590 次，評論高達 21,131 條。
 - 8 需要特別指明，以上標楷體內容都是在微博的評論當中，沒有單獨成為獨立的微博內容，所以無法給出具體的網址，因為它們（作為評論）與所評論的物件微博的網址是一致的。而這只是評論貼的極少一部分，具體可參見傳媒老王（2011 年 7 月 31 日）。新浪微博。取自：<http://weibo.com/1661598840/xhgrvl2ut>。其中「//」代表轉發的意思，也意味著與被轉者之間形成一種遞進的對話關係。
 - 9 以上標楷體內容亦是微博的評論，與所評論的物件微博的網址是一致的。另，由於王青雷的微博已被關閉，筆者雖然保留當時王青雷發的微博，但評論已然查詢不到，不過署名「傳媒第三隻眼」、中青報葉鐵橋、鄧飛等傳媒界人士紛紛轉發或發表對此事的看法，引來評論與轉帖無數。有意思的是，從摘選的微博評論，可以看到不少音樂製作人或歌手首開罵腔，對輿論管制表示不平。此處的各方轉發與評論是針對「傳媒第三隻眼」於 7 月 29 日 9:36 發出一條微博而發出，具體可參見傳媒第三隻眼（2011 年 7 月 29 日）。新浪微博。<http://weibo.com/1371117067/xgXHueXLP?type=repost>
 - 10 原文轉發 189 次，原文評論共 39 次。
 - 11 該用戶存在，但是這條微博已經被刪除。
 - 12 該用戶依然存在，但微博已被刪除。
 - 13 該條微博截止至 2011 年 11 月 10 日，共計轉發 13097 次，評論 4452 條。
 - 14 2011 年 8 月 16 日，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不再擔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職務。
 - 15 在另一篇文章裏，筆者稱之為「跨語界符號」。
 - 16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840 次，評論 221 條。
 - 17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1054 次，評論 263 條。
 - 18 包括作業本、王利芬、南方都市報、財經、李承鵬、王燦等人。
 - 19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1699 次，評論 454 次，該微博已被刪除。

- 20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10173 次，評論 3223 條。
- 21 南風窗陳中（2011 年 7 月 31 日）。新浪微博。取自 <http://weibo.com/1924107703/xhjOkIA0Z>。該用戶從 2011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5 日轉發 6 條微博，每條被轉發的微博都附著相同這一條相同的評論內容。
- 22 何新（2011 年 7 月 26 日）。新浪微博。<http://weibo.com/1265708323/xgwOm4QR>，<http://weibo.com/1265708323/xgwTKwc5B?type=repot>。兩條微博轉發共計 81 次，評論 45 條。
- 23 有意思的是，該微博評論與轉發資訊如今全被刪除。
- 24 這與 2011 年下半年孔慶東「三罵」事件與 2012 年初孔慶東大罵「香港人是狗」等風波中，網民的表現截然不同。有趣的是，筆者翻查了中國著名右翼網站「凱迪網」轉帖「孔慶東 PK 鐵道部」的 160 條評論，基本上對孔慶東這次的指摘表示讚賞。
- 25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1755 次，評論 722 次
- 26 搜集到的新聞包括：日本《朝日新聞》7 月 24 日新聞，NPR 7 月 25 日新聞〈列車相撞引起對中國子彈頭列車計劃的擔憂〉，紐約時報 7 月 28 日報導〈中國高鐵政治〉、〈在揭開高鐵事故的實情方面，微博侵蝕了中國的審查制度〉，《華爾街日報》8 月 3 日新聞〈一個外國人眼中的溫州高鐵事故〉，當然像宋魯鄭發表在「作者微博」上的文章〈高鐵悲劇—安全，高科技之殤〉，板橋隆則發表在網易微博上的文章〈烏鴉嘴與清醒藥—中國高鐵祭〉都混淆了動車事故與高鐵事故。
- 27 現更名為紐約陳九。
- 28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877 次，評論 253 條。不過跟帖評論卻呈現兩極分化的局面，一方指責她崇美，「坐看美奴被打臉」，另一方完全贊同，認為中國充斥黨奴，指出「在中國，民主是專制體制下的意淫呼喊！」。
- 29 此微博已被刪除。根據「草根之怒」作者在微博上留下的基本資料，大致判斷「他」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屬於中等收入階層，不過，「他」的立場與社會中低階層保持緊密性，譬如反對城市或鄉村的強拆等，這說明中國中產階層內部在政治態度、價值取向上的複雜性與多變，這與他們的出身，譬如城鄉角色的轉變、社會向上流動等個人經歷密不可分，具體可參見 <http://weibo.com/shamaonongmin>。
- 30 現更名為齊魯台陳嚴。
- 31 感謝趙月枝教授第 5 章對於「孫志剛案件」、「王斌餘殺人案」中媒體報導、政府反彈以及階級性的精彩論述，這直接啟示了筆者對中產階級微博言語的分析，具體參見 Yuezhi, Z.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C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32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4,719 次，評論 996 條。

- 33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2,406 次，評論 410 條。
- 34 需要指出，7·23 動車事故發生後，有 8 大謠言被證偽，它們分別是：重大事故死亡人數上限為 35 人；「神秘手」圖片引發「掩埋活人」傳言；遺體未經家屬同意被集體火化；高鐵司機培訓只有 10 天時間；溫州警方澄清特警支隊長邵曳戎未受任何處分；鐵道調度系統現 BUG，已拘留兩無證程式員；港人舉旗上街哀悼動車追尾事故遇難者（實為港人哀悼菲律賓遇難者時照片）；吊下動車車廂時有遇難者遺體掉出（實為車體碎片）。
- 35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1488 次，評論 998 條。
- 36 這樣的修辭在網絡爭論中比比皆是，五毛=體制/專制/遮蔽真相/造謠，它與左派對自由主義的命名、攻擊逐漸在網絡中形成分庭抗禮之勢。
- 37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2775 次，評論 919 條。程益中這條微博已刪，有意思的是，9 月 2 日 11:04 分他發佈一條經過修正後的微博，內容如下：「謠言是謊言的報應。是弱者抵抗強權的語言暴動，是小壞企圖挑戰大惡。謠言四起，其實就是想像力的起義風起雲湧。在核子時代，在暴政擁有絕對武力優勢、而個體卻無處講理的時代，謠言便是飽受壓迫者最怯懦的反抗、最卑微的意願表達；它相當於被侮辱被損害的弱者，對強權暴政的一個詛咒，一次精神勝利」。並反復聲稱外媒引用他的話時，扭曲了原意。
- 38 現更名為瑞征藍維維，此條微博共計 953 次，評論 248 條。
- 39 此條微博共計轉發 47,473 次，評論 8,381 條。
- 40 Pavan Varma 在論述印度中產階級的態度形成與選擇時，也強調西方強有力的影響，可參見 Varma, P. (1998). 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India.
- 41 根據筆者的觀察，7 月 22 日京珠高速公路上的特大事故（41 人死於客車大火中），幾乎完全被動車事故遮蔽，凸顯兩種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以及對應的不同社會地位與言說權力的群體。

參考書目

- admin (2011)。〈7.23 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事故輿情專報〉。取自信息雷達網頁 <http://info.whb.cn/xxld/view/12408>。
- Anew4 (2011 年 7 月 30 日)。新浪微博。該用戶如今已被刪除。
- J 未白 (2011 年 7 月 28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jileliu>。
- Trash 騰 (2011 年 7 月 30 日)。新浪微博。此用戶與微博已被刪除。
- 公民黨人 (2011 年 7 月 28 日)。新浪微博。該用戶與微博均已被刪除。
- 孔慶東 (2011 年 7 月 26 日)。〈草菅人命的鐵道部〉。取自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476da3610102dqsh.html。

孔慶東（2011 年 7 月 26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198367585/xgAcJB6Nk>。

木瓜派（2011 年 7 月 29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1455988340>。

王建平（2007）。〈中國中產階級的內在焦慮與惶惑〉，《當代中國研究》，14(1): 142-148。取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862.html>。

王蔚（2010）。〈抗拒性認同與維權框架：微博中的互聯網社會行動——以 twitter 中文用戶社會行動為例〉（電子郵件）。取自 <https://accounts.gmail.com/>

安崇民（2011 年 7 月 26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234865357/xgAVUfpXL>。

何豔玲（2009）。〈「中國式」鄰避衝突〉，《開放時代》，12: 104-116。

吳良健譯（1999）。《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Schumpeter, J. [1964].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吳稼祥（2011 年 7 月 13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497327642/eDQr3lUCoeX>。

李春玲（2011a）。〈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狀況〉，《黑龍江社會科學》，1: 81-93。

李春玲（2011b）。〈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尋求變革還是安於現狀〉，《社會》，2: 132-159。

李強（2004）。《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分層》。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李強（2010）。《當代中國社會分層：測量與分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李路路、李升（2007）。〈「殊途異類」：當代中國城鎮中產階級的類型化分析〉，《社會學研究》，6: 19-41。

李福壽（2011 年 7 月 31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404088380/xhhq4aSGT>。

李增剛譯（2008）。《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Hirschman, A. O. [200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沈瑞英（2010）。〈自在或自爲：中產階級與階級意識〉，《上海大學學報》，1: 20-30。

卓越兄（2011 年 7 月 30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402828774/xh8UvdsGa>。

周曉虹（2002）。〈中產階級：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爲〉，《江蘇社會科學》，6: 40-49。

周曉虹（2005a）。《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周曉虹 (2005b)。〈再論中產階級：一種全球化的視野〉，《社會》，3: 5-28。
- 周曉虹 (2006)。〈中國中產階級：虛幻抑或現實〉，《天津社會科學》，3: 62-68。
- 周曉虹 (2010)。〈全球化社會轉型與中產階級的建構〉，《江蘇行政學院學報》，1: 63-71。
- 怪鳥施坦因 (2011 年 7 月 29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2335488132>。
- 竺乾威譯 (1999)。《人的條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Arendt, H. [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阿裏愛愛 (2011 年 8 月 1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763979743/xhoQzboZ8>。
- 俞心樵 (2011 年 7 月 28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yuxinqiao>。
- 胡延平 (2011 年 7 月 26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219795431/xgAGNyGqi>。
- 胡錫進 (2011 年 7 月 27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989660417/xgFDICJ5k>。
- 胡錫進 (2011 年 8 月 2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989660417/xhAaqfnfJ>。
- 孫立平 (2009)。〈公共精神與中國中產階層的崛起〉，《綠葉》，12: 54-56。
- 孫立平 (2010 年 3 月 22 日)。〈中產階級的公共精神〉，《北京日報》。取自 <http://xc.rednet.cn/Info.aspx?ModelId=1&Id=56040>。
- 孫哲 GRAZIA (2011 年 7 月 28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721827033/xgPhruPXO>。
- 秦暉 (2009)。〈作為民主條件的中產階級：一個徹頭徹尾的假問題〉，《綠葉》，12: 50-53。
- 紐約陳九空間 (2011 年 7 月 30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652624702/xh53cjUwx>。
- 草根之怒 (2011 年 7 月 27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hamaonongmin>。
- 商業地產操盤手譚鈞勻 (2011 年 7 月 26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415309697/xgAvaxgYQ>。
- 國大王江雨 (2011 年 7 月 28 日)。新浪微博。該用戶與微博已被刪除。
- 張楠迪揚譯 (2010)。《謠言》。北京：中信出版社。（原書 Sunstein, C. [2009]. *On rumors: How falsehoods spread, why we believe them, what can be done*.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 Giroux.）
- 陳勇譯 (2006)。《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Smail, J. [1994]. *The origins of middle-class culture*. New York,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陳傑人 (2011 年 7 月 25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043151571/xgregxiik>。
- 程益中 (2011 年 9 月 2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496867825/>

- xmies532q.
華西都市報 (2011 年 7 月 31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496814565/xhhbKCpTq>。
傳媒老王 (2011 年 7 月 31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661598840/xhgrvl2ut>。
新財富雜誌 (2011 年 7 月 28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708922835/xgKE2tuDZ>。
楊開亮 (2011 年 7 月 24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609487957/xgdgor8ER>。
楊曉東譯 (1997)。《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書 Mills, C. W. [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雷頤 (2011 年 7 月 27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045529987/xgJDNAEFH>。
福克西皮 (2011 年 8 月 1 日)。〈這一次，中產階級真的怒了〉。取自廣德論壇 <http://bbs.gd163.cn/ShowPost.asp?ThreadID=234891>。
與河蟹有關的真相 (2011 年 7 月 30 日)。新浪微博。該用戶如今已被刪除。
趙楚 (2011 年 7 月 26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014268115/xgB18rqyT>。
趙楚 (2011 年 7 月 27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014268115/xgB5cu4Di>。
齊魯電視臺總編室陳嚴 (2011 年 7 月 30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2024908684/xhcugaVPR>。
劉松蘿 (2011 年 8 月 30 日)。723 特大動車事故，中國社會輿論的轉折點。取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c6d570100s8ew.html。
鄧正來 (2006)。〈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鄧正來 (編)，《國家與市民社會》，頁 5-2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鄭若麟譯 (2008)。《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Kapferer, J. [1997]. *Rumeurs: Le plus vieux media du monde*. Paris, FR: Seuil.)
蕭功秦 (2009)。〈當今中國的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取自經濟觀察網 <http://www.eeo.com.cn/zt/50forum/tuijian/2009/03/31/133933.shtml>。
錢乘旦譯 (2000a)。《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上)》。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Thompson, E. P. [1991].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oronto, CA: Penguin Books.)
錢乘旦譯 (2000b)。《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下)》。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Thompson, E. P. [1991].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oronto, CA: Penguin Books.)
錢鋼·香港大學 (2011 年 7 月 28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995801167/xgPTqA1Mq>。

- 點評中國（2011 年 7 月 31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899955583/xhIS0w0oH>.
- 藍弓子（2011 年 7 月 23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257284025/xg0cg5qJm>.
- 鎧甲大炮-Ivan（2011 年 7 月 27 日）。取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2088424531/xgFEGk0N2>.
- 羅卡（2008）。〈政治交叉、社會表徵與學術幹預：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形成〉，《江蘇社會科學》，3：57-66。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UK: Verso.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G. Raymond & M. Adamson,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Butler, J. (1997).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performative*. London, UK: Routledge.
- Chen, A. (200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 401-422.
- Ehrenreich, B. (1990).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Farmanfarmaian, R. (2011, February 14). What makes a revolution succeed ? *Al-Gazirā*.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1/02/201121393446561799.html>.
- Goodman, D. S. G. (1999).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 Goodman, R.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pp. 241-26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unshell, B. (2011, June 20). The revolution will be tweeted.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6/20/the_revolution_will_be_tweeted?page=full
- Jiao, P. (2011, July 27). Weibo puts the heat on officials over traged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topics.scmp.com/news/china-news-watch/article/Weibo-puts-the-heat-on-officials-over-tragedy>
- Moore, Jina (2011, June 30). Social media: Did Twitter and Facebook really build a global revolutio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Global-Issues/2011/0630/Social-media-Did-Twitter-and-Facebook-really-build-a-global-revolution>
- Nandy, A. (1985).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colonialism*.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arson, M. M. (1997).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sserstrom, J. (2009). Middle-class mobil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7, 29-32.
- Wines, M., & LaFraniere, S. (2011 July 28). In baring facts of train crash, blogs erode China censorship. *The New York Times*, p. A1.

De-NIMBYized Naive Liberalism and Performative Writing of China's Middle Class: A Case Study of the July 2011 Train Accident

Changchang W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against the state-owned railway system and, by extension, the entire Chinese political structure, mounted by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on the blogosphere in the aftermath of a devastating train accident on July 23, 2011. The analysis underscores the pivotal “organic intellectual” role of journalists, lawyers, and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constructing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ivity of an anxious, ambivalent, and insecure networked middle class in China’s rapidly polarizing society. However, this “stand out”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was the result of several contingencies, and the apparent uniformity of their speech acts concealed deep fissures. Moreover, the naive liberalism and anti-statist sloganeering that underpin the majority of microblog discourses eventually prevented any possibility of discussing and advancing a concrete process for reforming China’s state-owned system and democratizing Chinese politics.

Keywords: Liberalism, Micro-blog, Middle Class, Train Accident

* Changchang WU is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